

# 關麟徵的傳奇(一)

費雲文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40頁)

## 黃埔菁英九江涉險

在國軍的將領中，與敵人作戰，常常打勝仗的，固不乏人；然而能使敵人佩服、害怕的，並不多見。關麟徵就是其中最傑出人物之一。

他曾經和中共、日軍作戰，戰功彪炳，為中外知名的常勝將軍。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抗日，中共曾對中央派往延安作親善訪問的人員表示

「我們最佩服的是『關猛』，此人作戰另有一套，又穩又狠，誘擊戰術誘他不到，口袋戰術套他不住，憑心說我們常常吃他的虧。」

中共害怕他的穩狠軍威，稱他為「關猛」、「關老虎」；日軍也敬服他，稱他為「關軍頑勇」、「支那軍的勁旅」。種種玄秘巧妙，極富戰士價值，茲特廣為蒐集資料，多方考證，就其生平事蹟，作簡要的敘述。

關麟徵原名關志道，字雨東，陝西鄂縣真花磴村人，歷代務農，僅能溫飽。自幼貪玩，但不肯協助做農耕之事，在學校也學業平平，調皮搗蛋，常常被老師責打，有「挨打冠軍」的雅號

。可是，因為他相貌堂堂，聲洪氣足，個性堅強，作文也很好，所以他就讀的「滄溪小學」的校長張修甫，以為他將來可能成為很有出息的「楊六郎」。

當他十七歲在西安省立第三中學將畢業時，家中迭經變故，負債累累，他為減輕父親負擔，決定去從軍，希望能當個連長，賺幾百銀元回家，幫助還債。

不久，他見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鄧毓政，告訴他于右任正在替廣東的孫文先生招收軍校學生，有胡景翼開的兩張護照：一張鄧毓政本人，一張是吳麟徵；但姓吳的不去了。如果他想去，可以用吳的護照，改名「麟徵」，於是他將關志道改名關麟徵，和鄧一起起程先赴上海，在于右任家裡住了幾天，然後會同另外十幾個陝西同鄉，前往廣州。

他經過考試，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入步科第三隊。畢業以後，派任教導第一團第二營第五連第二排少尉排長（團長何應欽、營長劉峙、連長惠東昇）。經過幾個月訓練，於民國十四年秋冬之交，在蔣校長中正統率之下，參加「第一

次東征」之役。

他率領一排兵，參加打前鋒的行列，先攻克淡水城，再攻克淡水東北的要地仙人嶺。等到陳炯明派洪兆麟率部來反攻，營長劉峙率部出城迎戰，在白莽花附近與洪軍遭遇。關麟徵扭於連接兩次攻擊勝利的情事，膽大而猛勇的衝上山頭，仰攻敵陣，沒有注意到匍匐前進，一不小心，右腿中了槍彈，直穿膝蓋骨，被護送到廣州公立醫院治療，醫生已經決定要鋸掉他的右腿，幸虧軍校的黨代表廖仲愷去醫院探視，知道此事，以為不妥，替他與醫院院長商議，才免去鋸腿之苦。

他傷癒之後，經過半年療養，派往黃埔軍校任總教官嚴重的中尉副官，稍後再任第四期入伍生團上尉連長、學生隊長。在此時期，對軍事學識與革命理論，才打下了比較深厚的基礎，各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但他那剛直帶點傲氣的個性，與他的上級性情古怪的某一團長處不好，彼此看不順眼；於是乘政府編組憲兵團，向黃埔軍校調用人員充當營長時，他被那位團長請調了前去，充當憲兵團第三營少校營長。後來升任中校副團長，全團開赴南京，正在南昌候船時，團長杭

毅去南京受訓，又由他代理團長，當時他才廿一歲。

恰巧，寧漢分裂，一天，一個幹政工的黃埔三期學生王偉炬在他面前試探說：「蔣介石要垮臺了。」他善惡分明的把王偉炬臭罵了一頓，於是被認為是「擁蔣的死硬份子」，而成爲被清除的「黑名單」上的人物。當他去代南昌行營主任李烈鈞官邸催請撥款開拔時，竟然在中途被十多名憲兵劫持，解送到第三軍朱培德的軍部收押，再轉送到一處集中營，和程天放、曾華英、許衡、羅時實等人關在一起。

有一天，他又莫名其妙的被釋放了，到了九江，遇見剛由南京回到九江的杭毅，叫他同南昌去策動憲兵團反正。於是他化裝成老百姓，潛回南昌，想找到姓徐的同學，從事聯絡，但不得要領，只好再回到九江，已經窮得連房飯錢都支付不出的境地。幸虧遇到素不相識的救星：第一師的軍醫處長陳宗瑩的慷慨相助，贈款買船票，才能和一位患難與共的軍校一期同學李鈞同時登上江輪，前往南京。

當他上船離開九江之時，正是朱培德親下手令：「將關麟徵就地槍決」，派人從南昌趕赴九江抓他之時，亦云險矣！

### 機智英勇被稱頑敵

民國十九年，他任職教導第二師第一團長，參加中央討伐閻、馮的中原大戰，首先奉命防守隴海路河南東部境內的高賢集。這是他第一次指揮較大兵力的作戰，尙談不上運用戰術，但却能

本着革命朝氣，指揮部屬，沉着應戰，堅守不退，敵人幾次用大刀隊衝鋒，也未能成功。於是在閻、馮控制下的北平報紙，刊載出：「頑敵關麟徵，據守高賢集，我軍歷次猛攻，尙未得手」的消息。他被敵人稱爲「頑敵」。

一次，教導第二師在河南杞縣境內作戰略轉進，由他的第一團掩護全師撤退。因爲等候一個失去聯絡的營，延誤行軍時間，中途遭受敵軍側擊；當時全師主力已退，只有他孤軍斷後，遭此意外，如果稍涉慌亂，處置失當，再被敵軍發覺，只是掩護部隊，很可能被打得全軍覆沒。幸而當時大霧瀰漫，能見度很差，他就利用此一天候，不但不退不走，反而下令調轉方向，向敵人進攻。敵人不明究竟，反而以爲中了埋伏，匆忙退去。他才得從容的脫離戰場，趕上本隊，並且毫無損失。這是在戰場上第一次運用機智，隨機應變的成功傑作。同時，他也因此升任該師第二旅旅長。

後來，蔣總司令中正親赴戰場指揮作戰，以停在柳河車站的列車爲行轅，馮軍發動大攻勢，關麟徵的一旅奉命扼守距離柳河約廿華里的鐵道正面及其右側一帶陣地，防廣兵單，臨時上級又撥來劉子清的一營，歸他指揮，分擔一部份防守地境。

這次，敵軍攻勢極猛，兵力也很強，他的防守陣地，處處告急，所控制的預備隊，都用以填補第一線。不久，劉子清力戰負傷，陣地被敵軍突破，全營潰退。他此時已無兵可用，當即緊急下令全旅務必死守，一面急電上級求援；他自己

帶着旅部官佐和一個警衛排，趕往劉子清防守的陣地相機堵截。利用青紗帳的掩蔽，不斷的放槍，儘量遲滯敵人，使敵人發生疑慮，不敢急進。

蔣總司令據報，以其距離柳河車站已很迫近，乃急調正在準備開往山東的第一師來援。代師長胡宗南奉令，指揮已登列車待發的第五團下車，前往力戰，才將敵軍擊退。當胡宗南看到關麟徵持槍防守前線陣地時，頗爲驚奇的說：「怎麼部隊跑了，旅長沒有跑？」此話一被傳開，大家尤其是黃埔同學，都對他的機智英勇相當敬佩。

民國廿年秋，石友三叛變，劉桂堂和石勾結。關麟徵爲第四師十一旅旅長，奉命率部進擊盤據河北省境南宮縣城的劉部夏子明旅。他得知夏旅緊閉城門，防守嚴密，如果強攻，必有很大傷亡，且無必克把握，於是改爲智取。先命令部屬在城外十華里的村莊宿營，使敵人鬆懈戒備。然後他親自率領團長張耀明、營長軍異之等軍官，利用秋禾隱蔽，密進到距離城邊最近之處觀地形、探虛實，決定採用偷襲辦法。命令軍異之的一營，於天黑後，運動到城垣附近潛伏。

他判斷敵人得知他們已在城外遠處宿營之後，必定有人開城出外，進一步窺探虛實。屆時，軍異之潛伏在城邊的部隊，就可以乘機偷襲，搶佔城門，攻入城內，一面放出信號，他就可以繼續派兵湧進。結果，敵人果然中計。軍異之的部隊進城以後，一面沿街道中心挺進，一面在城上架起機槍，向敵軍掃射。他聽到槍聲，得到信號，立即揮軍湧向城區。夏子明事出意外，一時倉皇失措，先自逃去，全旅潰滅，他只傷亡卅多人

，一舉攻克南宮城，得到全勝，俘虜的騾馬，就有八百多匹，槍枝堆積如山。

南宮攻克後，繼續進攻劉桂堂盤據的大名城。這時第四師師長徐庭瑤，也已到了前方，指揮關麟徵的十一旅包圍大名城的東、西、南三面；並且擔任主攻，南面由龍徐師長指揮的新卅五師崔振堂負責，完成合圍態勢。

劉桂堂鑑於南宮之失，防守嚴密。他不可能再用奇襲方式，只好用傳統的火力強攻，雲梯爬城等方法。

於是，他先以砲火向地形比較複雜的城西北猛轟，打開缺口後，立即令攻城部隊衝入缺口，向城內進攻。沒想到剛被砲火轟垮的城牆缺口，滿堆着些未經踏實的浮土，攻城部隊沒有攜帶爬牆踏土的木板樓梯，幾百人一鼓作氣的衝入缺口，却大都雙腳陷入浮土之內，動彈困難；反而被敵軍機槍掃射，傷亡二百多人，攻勢頓挫。

他徹夜另籌破城之法，徵集爬城器材，重新區分各部攻城任務，準備謀定後動，再興攻勢。不料劉桂堂竟與圍堵南方的崔振堂暗中勾結，連夜率領主力部隊，從崖的防區逃走。

他再興攻勢，很順利的克復大名，俘虜劉桂堂的殘兵敗將一千餘人。

這一仗，他又有了新的體驗，那就是攻堅作戰，除了勇敢士氣，還要有適合需求的器材工具。

## 戰磚佛寺破敵戰術

民國廿年四月，中共在河南、湖北、安徽三

省的邊區，即有兩個「小蘇區」：一個以鄂東黃安的七里坪為中心，包括黃安、麻城、光山、羅山四個豫鄂交界的一部份鄉區；一個以皖西的金家寨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個豫皖邊區的一部份鄉區。

後來，共軍又利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以及國民政府蔣主席一度引退的機會，一再擴張，並且擊敗前往清剿的國軍岳維峻、張聯華等部；攻陷湖北的浠水、黃山、廣濟、黃安，河南的商城，安徽的六安、霍山、霍邱等城鎮，相當猖獗。

中央政府乃於民國廿一年五月廿一日，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對「豫鄂皖邊區」的「紅軍」，作大規模的圍剿。動員卅二萬人，西邊「豫鄂」方面，由劉峙負責指揮，轄六個縱隊和預備隊，而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轄黃杰、李玉堂、李思朔、陳耀漢四個師及二個騎兵旅）、第六縱隊衛立煌部（轄李默庵、蔣伏生二師）為主攻部隊。東邊「鄂皖」方面，由王均負責指揮，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徐庭瑤部（轄第四師和關麟徵的獨立旅），第二縱隊曾萬鍾部（轄王均、曾萬鍾兩師），第三縱隊胡宗南部（轄第一師及梁冠英師），以分進合擊的戰法，對「豫鄂皖蘇區」加以圍剿。

鄂皖方面，於六月十七日開始進攻，第一縱隊以攻克霍邱縣城為第一目標，當以徐庭瑤的第四師為主攻，關麟徵的獨立旅為預備隊。

共軍守霍邱的是紅二十五軍鄺繼勛部，被優勢的徐庭瑤部火力壓制，非常危殆。於是共軍派

出援軍萬餘人不去救城，反而奇襲擔任預備隊的關麟徵旅，想藉此造成一種「打到敵人後方」的氣勢，使攻城的徐軍驚惶失措，解圍退去，守城的共軍，再乘機反守為攻，與奇襲的部隊夾擊徐軍。這種戰法，本是共軍常常使用的，而且前此也使前往清剿的國軍上過當；可是遇到關麟徵，却碰了個大釘子。

關麟徵雖然擔任預備隊，準備隨時出發遂行戰鬥任務，但他對宿營警戒，還是相當慎重，在所駐紮的城東孟家集一帶，設有強固陣地，共軍來襲，他正好憑既設陣地，以逸待勞，力拒來敵，經過一番激戰，終於將來襲的共軍擊潰。

攻城的部隊於七月十二日攻克霍邱城，徹底擊垮鄺繼勛的「紅廿五軍」，鄺軍僅存殘部千餘人，縮編為一個師，鄺本人則以戰法失誤被免職，由蔡中熙接任師長。

第一縱隊攻克霍邱後，繼續向皖鄂邊境掃蕩，關麟徵的獨立旅改任先頭部隊，挺進到皖北的磚佛寺附近，中了埋伏，鑽進了共軍預先部署好的袋形陣地，四面環山，陷入包圍，已接近共軍陣地的前衛營，首當其衝，朱映峯長被俘不屈成仁，尖兵連長鄧步禹陣亡，有兩個排長和一些士兵紛紛退却。他見情勢危急，如果不能穩住陣腳，勢非全旅覆滅不可，於是當機立斷，一面下令各團營就地散開，佈成梅花圓陣，先取守勢；同時率領特務排親臨第一線，舉槍高呼：「就地抵抗，退者槍斃」，並且對空鳴槍，表示決心。特務排長王作棟為鎮定軍心，也大聲疾呼：「旅長在此，誰敢後退」。已經後退的官兵，又紛紛向

前，佔領陣地，力抗來撲犯的共軍。

關麟徵本人則帶同預備隊營長吳澤道，那裡危急即趕赴該處，督率所屬，奮力還擊。兩個團長都到前線督戰，第一團團長張耀明甚至身負重傷，仍然奮力戰，連關麟徵的戰馬都被擊斃，戰況激烈，可見一斑。

共軍的人海戰術雖然厲害，但敵不過關部的火海，往來衝殺的結果，打到黃昏，共軍已經死傷累累，攻勢頓挫。

入夜後，徐庭瑤派出援軍一個旅前來援救，關麟徵判斷共軍可能退却，已準備次日拂曉反攻，乃與援軍約定配合行動，當乘黑夜在安全的一面抽調兵力與旅預備隊結合，迂迴到共軍主力的左側，於次日拂曉乘共軍撤退之際，實施襲擊，正面的部隊也轉守為攻，夾擊共軍。來援的援軍也趕來配合，一齊追殺潰退的共軍，又得到一次勝利。

戰後，他為立法立威，即將首先從第一線轉身退却的排長槍決。將兵將將，獎罰嚴明，不以婦人之仁姑息少數，這也是他此後的一貫作風。經過這兩次作戰，他對共軍的那一套戰法有了警惕，也從經驗中得到克制的辦法，特別再加強行軍的作戰配備。

九月初旬，第一縱隊再向前掃蕩，以金家寨為目標。他的獨立旅仍為前鋒，連克八里灘、玉相臺。

共軍退出八里灘和玉相臺之後，即埋伏在路邊的叢林之中。第二天等關旅通過獅子嶺，第四師隨後前進之際，突然竄出，將第四師的行軍序

列攔腰切斷，直搗師部直屬隊與行李輜重。當時徐庭瑤身邊僅有特務連與教育連二、三百人，民伏逃散，騾馬奔跑，前後都被共軍截斷，危急萬分。

關麟徵前進中途，聽到後面槍聲大起，知道發生問題，立即下令前衛部隊停止前進，改採守勢，並且親率一團部隊，痛擊圍困師部的共軍，與直屬部隊取得聯繫，解師部之危，再對據守小馬店的共軍七十五師廖榮坤部，加以攻擊，消滅擊斃師長廖榮坤，又得到一次勝利，並且乘勝配合友軍向西南迂迴，攻擊金家寨。

當金家寨外圍的共軍，被第一縱隊掃蕩殆盡之時，西邊豫鄂方面的國軍，也得到徹底勝利，於是共軍放棄金家寨，輾轉逃去，衛立煌的劉戡一旅，乃於九月廿日乘虛襲克金家寨。

戰事結束，關麟徵因功升任國軍第廿五師師長。

### 古北之役抗日英雄

日軍自民國廿年「九一八」起，佔我東北，復於次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其一手製造的「滿洲國」；並且繼續侵略我山海關及熱河省，威脅平津。中央為應付此一局勢，除令當地的東北軍嚴加戒備抵禦，並且調集宋哲元、徐庭瑤、黃杰、關麟徵、蕭之楚各部參加，遂有長城各口之戰。

民國廿二年三月三日，我熱河省坐鎮承德的省主席湯玉麟，竟然不督責部屬抵抗日軍，而私自棄職逃走。日軍第八師團川原挺身隊得此情報

，遂立即翻山越嶺，漏夜前進，於四日清晨，僅以一百廿八人的小部隊，進入承德，控制全市，熱河全境也就輕易失守了。

中央應付華北局勢的援軍，是以關麟徵的第廿五師和黃杰的第二師增援長城要隘古北口。關麟徵師較黃師早到北平五天（副師長杜聿明，轄七十三、七十五旅；旅長梁愷、張耀明，團長覃異之、張漢初、王潤波、戴安瀾），正開進途中，遇到東北軍王以哲部自關外潰退之師，得知該部經過古北口，並未停留設防據守。關師前進到石連時，又接奉中央電令「停止待命」。

他衡量當時情勢，古北口天險無人據守，如長城有失，則平津難保。與其停在石連，任由日軍進入長城，仍不免一戰，不如搶先佔領古北口要地，據險阻敵，以待來援之師。同時，當時全國抗戰情緒高漲，如不奮勇迎戰，將會造成全國輿論指責「中央不抗日」。於是他立即獨斷專行的下定決心，全師急進古北口佈防迎戰。

當陣地區分未久，工事尚未構築完成，日軍已來侵犯。先以空軍轟炸，地面砲轟，再以坦克車引導步兵猛攻。關師人人奮勇還擊，甚至肉搏殲敵，雙方死傷枕藉，相當慘烈，團長王潤波死於日軍軍刀之下，頭被斬去，守將軍樓的戴安瀾團也很緊急。關麟徵親自趕到第一線督戰，連長顏受庭身負重傷，血流滿面，仍然奮勇應戰。日軍蜂湧前進，關麟徵被日軍投擲的手榴彈炸傷五處，渾身是血，仍然力戰不退；十餘隨後官兵，全部陣亡，但也因此激發士氣，使日軍遭受較大傷亡，攻勢頓挫。爭取一段時間，使來援的黃杰

之師，得以從容接防，在南天門要地，部署堅強工事。

關麟徵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醫治，以一個中將級師長為抵禦外侮英勇作戰而負傷，頓時成爲舉世矚目的英雄人物。

香港有一位署名佐炎的先生，曾經發表一篇「抗戰前期熱河失守之經過」文章，敘述關麟徵在北平治病的情形，他說：

「關麟徵在北平療傷之際，使故都全市有似瘋狂，各大中學女生晨起曠課，赴醫院獻花，排長龍到王府井大街上，獻花堆積如山……大小各報讚譽之詞，琳瑯滿目。尤其大公、文匯二報，以半開篇幅刊出：『好男兒熱血灑疆場』八個大字，那種光榮殊遇，真使人無限欽敬。於協和醫院開刀取出破片後，又裹創扶杖到前方，會同友軍參加南天門之戰，戰績輝煌，舉世歡騰，強寇震驚。造成民國史上：『張自忠揚威喜峯口，關麟徵殲敵古北口』的美談。

關麟徵被送往醫治後，部隊由副師長杜聿明指揮，於三月十二日退守南天門，恰巧黃杰的第二師已來援，於是接替第廿五師佈防，守備黃土梁、南天門、巨八道樓子一帶陣地。

日軍經過整補，再增援兵，自四月十六日起，再對南天門一帶猛攻，我軍復奮勇還擊，寸土必爭，戰況慘烈。尤以八道樓子爲最，當地即着彈三千餘發，工事全毀，營長聶新、吳超徵的忠骸化爲砲灰，但戰至一人，並未撤守。此役我軍傷亡三千餘人，日軍却多達五千餘人，始終不能

(一) 奇傳的徵麟關

再越雷池一步，遂不得不自認此次古北口、南天門的苦戰，犧牲頗爲慘重，並對我死亡將士建立墓碑，上刻有「支那勇士之墓」字樣。  
我三軍統帥蔣委員長是在年四月廿八日日記上曾有記載，道其感慨云：

「此役或足以挫寇氣而振革命之士氣也乎。此役，黃杰親見同學關麟徵的英勇，特別贈詩致敬，有云：『爭說君無敵，投鞭我不如。』」

(未完待續)

# 民國人物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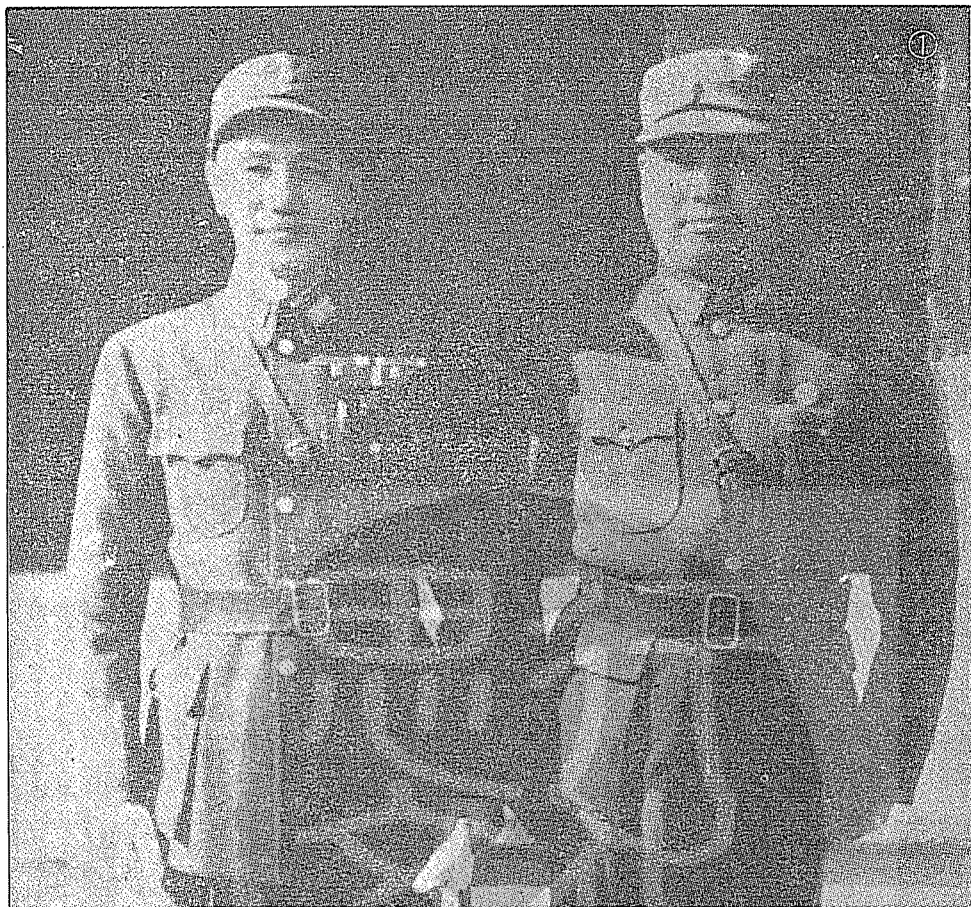
費雲文著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預約壹佰肆拾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係歷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王振祖戲劇生涯等篇，附錄：七十雜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四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預約七折祇收一四〇元，五月三十日出書。預約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① 蔣介石與關麟徵(右)合影。



② 關麟徵(右)與黃杰早年在長城古北口抗日陣地合影。(文見77頁)